

北洋大学堂首次体育竞赛考

毕金泽^{1,2}, 孙帅^{1,2}, 郭振²

(1.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2. 清华大学 体育部, 北京 100084)

【摘要】北洋大学堂既是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的开端, 亦是近代较早开展体育竞赛的官办大学, 但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中并未对北洋大学堂首次校内及校际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间形成统一的认识。基于此, 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 在科学选取检索关键词的基础上, 运用中英文近代电子史料数据库, 对近代与北洋大学堂体育竞赛有关的史料进行梳理与研判, 继而确认北洋大学堂首次校内及校际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间。研究认为: 根据现有史料, 北洋大学堂首次举办校内体育竞赛的时间是1897年11月27日, 比赛设有12个运动项目, 共计170余人参与。北洋大学堂首次举办校际体育竞赛的时间是1899年5月20日, 比赛设有11个运动项目, 参赛学校有北洋大学堂、芦汉铁路学堂与天津水师学堂。同时, 鉴于北洋大学堂特殊的历史地位以及首次校内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间, 1897年11月27日, 由北洋大学堂开展的校内体育竞赛亦可视为近代中国本土大学体育竞赛的开端。

【关键词】北洋大学堂; 学校运动会; 体育竞赛; 体育课程; 中国本土大学; 中国近代体育史

【中图分类号】K25; G8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4)01-0082-10

DOI: 10.15877/j.cnki.nsic.20240227.001

鸦片战争后, 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打破了时人平静的生活, 更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冲击。伴随天津、上海、厦门等沿海港口城市的相继开埠, 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施行, 西人开始在华建立租界。19世纪中叶以后, 西式体育作为西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仅在租界内开展广泛, 还藉由竞赛的方式活跃于西方传教士所建立的基督教青年会与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体育竞赛的兴起, 也逐渐影响了同时期其他学校体育竞赛的开展。在这一过程中, 由圣约翰大学于1890年开展的校内体育竞赛(即学校运动会)成为近代中国大学体育竞赛的主要渊源^[1]。至19世纪末, 作为近代中国本土大学开端的北洋大学堂, 成为官办大学中率先举办体育竞赛的代表。

既有研究显示, 北洋大学堂于19世纪末举办校内及校际体育竞赛在学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但对于北洋大学堂首次校内及校际体育竞赛的具体举办时间学界却存在争议, 且鲜有研究对此问题进行细致考证。基于上述历史与现实背景, 研究通过搜集、爬梳、解读相关历史史料, 力图查实北洋大学堂首次

校内及校际体育竞赛举办的具体时间, 以期补遗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的历史谱系。此外需要指明的是, 本研究提及的大学体育竞赛主要指的是校内体育竞赛与校际体育竞赛, 所对应的是当时大学开展的学校运动会与校际运动会。

1 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的开端——北洋大学堂

从词源学的视角来看, 在《礼记·大学》《礼记·王制》及《大戴礼·保傅》等我国古代典籍中就出现了“大学”一词的身影。但由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来看, 其与近代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可“同类”而论^[2]。

近代伊始, 乘“西学东渐”之风, 中国逐渐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本土大学, 这说明大学并不是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中自然演进的结果, 而是“后发外生

收稿日期: 2023-12-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成果(21&ZD343)。

第一作者: 毕金泽(1995—), 男, 山东淄博人, 博士生, 研究方向: 体育史。

通信作者: 郭振(1981—), 男, 江苏徐州人, 博士,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史。

型”社会进程下刺激的产物,并涉及对异质文化和外来模式的引入与接受。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自强运动中逐步创办了一批外国语学堂、军事技术学堂、科学技术学堂,这是近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早期尝试。

在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初始阶段,洋务官员们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各种考虑,曾竭力避免全盘照搬西方,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理念。导致这一阶段的洋务学堂虽有“新式学堂”的美誉,但受封建传统教育掣肘,人才培养过于单一,始终未能达到高等教育的办学层次。以京师同文馆为例,作为清政府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由于没有摆脱传统封建伦理纲常教育的束缚,被时人视作“如同外国小中学塾”^[3]。

1895年,腐朽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败北,证明中途半端的“中体西用”不敌对手的“全盘西化”,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此后,“中体西用”的理念被完全抛弃,全面向西方学习乃至全盘西化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共识^[4]。在此影响下,1895年9月19日,盛宣怀在上呈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请奏明立案禀》中指出,“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5]。并提出了“西学体用”的办学理念,即在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上,于“完全引进西学”与“摆脱封建桎梏”之间选取的折中办法,主要表现为在不触动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较为完整地引进西方教育模式。

1895年10月2日,在盛宣怀“西学体用”理念的引领下,以近代西方“大学堂”作为标尺的天津中西学堂(即北洋大学堂)最终成功创立^[6]。就办学规模而言,北洋大学堂虽不及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但北洋大学堂自创建之日起,就仿照西方近代大学的制度模式,开设课程,培养人才。由此可见,北洋大学堂从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而言更接近现代高等教育。鉴于此,目前高等教育学界大多数学者赞成将1895年北洋大学堂的创办视为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的开端^[7-8]。

2 学界关于北洋大学堂首次体育竞赛的争论

作为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的发轫之地,北洋大学

堂创办伊始就仿照欧美大学设计办学理念、培养标准和具体课程,并聘请美国人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担任总教习,全权负责办学事宜^[9]。1895年,在丁家立起草的北洋大学堂规划书中,就设有一门名为Physical Training的体育课程,兵操和体操都包括在其中,作为学生每日必需的课业内容^[10]。

王正廷在自传*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11]中亦对北洋大学堂开设体育课程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I was a weak and effeminate boy myself but I was not the only one. Most of my fellow school-mates were in the same condition. But Dr. C. R. Tenney, who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had the foresight to put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ilitary drill as part of our curriculum. No one could pass on to a higher class without passing physical tests as well as other subjects. In a short time we began to put off our long gowns and cut short our nails. Personally, my health began to improve.”其文大意是:“我自己也是一个软弱的男孩,但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我的大多数同学都处于同样的情况。但是当时我们的校长丁家立先生,具有把体育和军事训练加入进我们课程之中的长远眼光。像其他的科目一样,除非通过体育考试,不然学生无法升入更高的年级。不久我们就开始脱掉长袍,剪短指甲。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健康状况开始改善。”质言之,对当时北洋学子而言,Physical Training这门课程的成功设立,无疑拉近了西式体育与学生生活的距离,使西式体育不再是一种来自异质文化、让人感到新奇的事物,而是与学生的学业生活捆绑在一起,在成为北洋学子必修课程的同时,亦推动了北洋大学堂体育竞赛的产生。

目前,通过汇整学界的既有研究成果发现,关于北洋大学堂首次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间尚存争议。1980年,《旧中国运动会史略》中首次指出北洋大学堂曾于1899年联合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等学校举办了一次运动会^[12]。1993年,《中国近代早期的一次大型运动会——两广学务处校际运动会》一文则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体育运动会是1898年由天津北洋大学堂主办的校际竞赛^[13]。2007年,《对中国近代运动会的起源及名称演变的探讨》一文又认为,1899年,由天津北洋大学堂和“水师”“武备”“电报”等学堂举行的联合运动会是

中国最早的学校综合运动会^[14]。2010年,《北洋大学堂与近代体育》一文认为,1897年11月26日,全校举行赛跑比赛;1898年,北洋大学堂邀请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举行了天津学堂联合运动会^[15]。

除期刊论文外,中国近代体育史专著中亦有与北洋大学堂首次体育竞赛相关的描述。其中,《中国体育史》(下册)^[16]和《体育史》(第二版)^[17]均将1898年由北洋大学堂倡议,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等学校参加的校际运动会列为近代最早的校际运动会。此外,2015年,由天津市体育局主持编写的《中国天津体育起源与发展》一书中记载,1897年11月26日,北洋大学堂举行赛跑比赛,邀请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等校参加,发起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校际运动会^[18]。

概而论之,当前学界对于北洋大学堂首次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间主要有1897年、1898年和1899年共三个时间点的争论。需要说明的是,除少数研究外,以上三个时间节点所对应的体育竞赛大都围绕北洋大学堂首次校际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间。这从侧面反映出,目前大多学者都热衷于探讨北洋大学堂首次校际竞赛的举办时间,而忽视了对北洋大学堂首次举办校内体育竞赛的发生时间的考证。同时,多数既有研究成果在提及北洋大学堂首次体育竞赛举办时间时,均未提供明确的史料进行佐证。

3 北洋大学堂首次体育竞赛时间考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如全国报刊索引、大成近现代报纸数据库、中国近代报刊数据库、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East View Global Press Archive等中英文近代电子史料数据库的建成与完善,极大便利了科研工作者对近代史料的获取。然而,依托近代电子史料数据库获取史料去证实、还原一段历史事实的前提是选取准确有效的检索关键词。只有在确定检索关键词的基础上,才能找到与研究目的相匹配的史料。因此,本研究在检索与北洋大学堂首次体育竞赛相关的史料时亦遵循上述思路。具体实施方式是,由“体育竞赛”“运动会”等词汇于近代中国新闻报道中出现与普及的时间入手,参考报道北洋大学堂新闻时出现

的共性名词,继而确定本研究需要的检索关键词。

3.1 北洋大学堂首次校内体育竞赛的举办

汉语中经常使用名词或名词性词素的复合来称呼或表达一个新的事物,“体育竞赛”一词就是这种构词方式最直接的产物。据文献考证,“体育竞赛”作为近现代汉语中的“名一名复合词”,并未出现在我国存世的古代典籍之中,该词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于1921年。如1921年,《益世报》(北京版)曾刊登一篇题为《远东运动会之参加者》的报道,其第一句就是“远东运动大会之中国体育竞赛”^[19]。自此,“体育竞赛”一词才逐渐被普及使用。同时,考虑到本研究对“体育竞赛”的界定与“运动会”一词的内涵基本一致,继而考察了中国近代报道中“运动会”一词的出现。据文献考证,1905年左右,《绍兴白话报》就刊载了一篇名为《绍兴近事:赴杭看运动会》的报道^[20]。从20世纪初期开始,“运动会”一词逐渐见诸中国近代各类报刊对体育赛事的报道之中。

将“体育竞赛”单列来看,近现代意义上的“体育”一词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直至1897年才首次出现。1897年,日本熊本人古城贞吉在《蒙学报》第一期《蒙学会东文书报译例》一文中使用了“体育”一词:“译东文书报,于教育童蒙之法,约分三纲,一曰德育,一曰智育,一曰体育。”^[21]同时,康有为在编撰和刊印的《日本书目志》中也使用了“体育”一词。20世纪初,随着梁启超、项兰生、张之洞等人对该词的使用,才推动了“体育”一词的普及。资料显示,1890年《字林沪报》以《竞赛龙舟》为题刊登了一篇与广东龙舟竞渡有关的文章^[22],是近代中国首次出现“竞赛”一词的文献记载。然而,直至20世纪初,“竞赛”一词才成为各类报刊在报道体育赛事时频繁使用的词汇之一。

在厘清“体育竞赛”“运动会”“体育”与“竞赛”四者在我国近代报道中出现及频繁使用的具体时间可知,19世纪末期,“体育竞赛”“运动会”“体育”“竞赛”等词汇在中国社会尚未得到普及,故而无法作为本研究的检索关键词。不过,在搜罗史料的过程中发现,19世纪末期国人在描述体育赛事时,就已将“赛”字运用于相关报道的标题写作中。例如,1875年,《万国公报》第338期在报道西人自行车比赛时就曾以《赛自行车》为标题^[23]。

再者,据相关资料统计,北洋大学堂自建成至

今校名更替频繁,达16次之多^[24]。其中,1895—1902年间,就存在“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名称。通过将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社会环境思考后,本研究在利用全国报刊索引、大成近现代报纸数据库、中国近代报刊数据库、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等中文近代电子

史料数据库查阅与北洋大学堂体育竞赛有关的史料时,选取“学堂”与“赛”作为检索关键词。经检索、筛选与阅读后发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廿六日《萃报》第18期(图1)^[25]与1897年11月29日《国闻报》(图2)^[26]均有篇题为“大学堂赛跑”的报道,两则报道内容基本一致且都与北洋大学堂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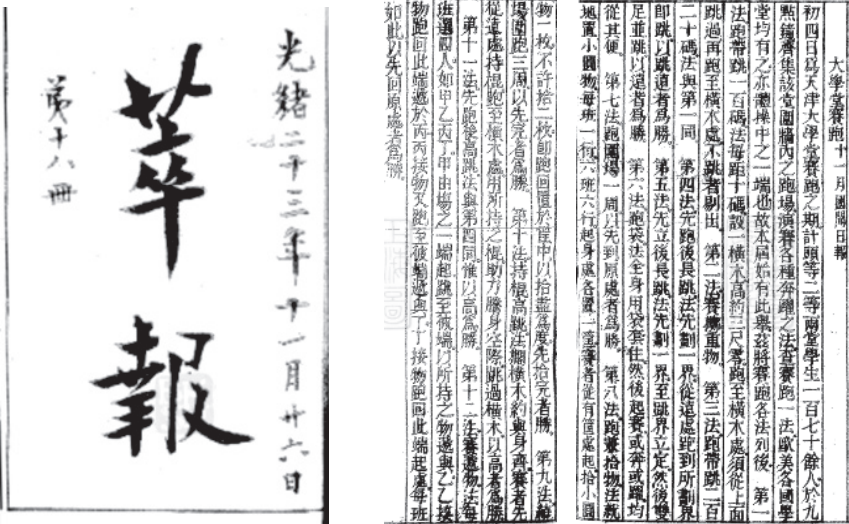


图1 1897年《萃报》第18期封面及其中对《大学堂赛跑》的报道

Fig.1 Cover of issue 18 of CUI BAO, 1897; and its coverage of Peiyang University's intramural sports mee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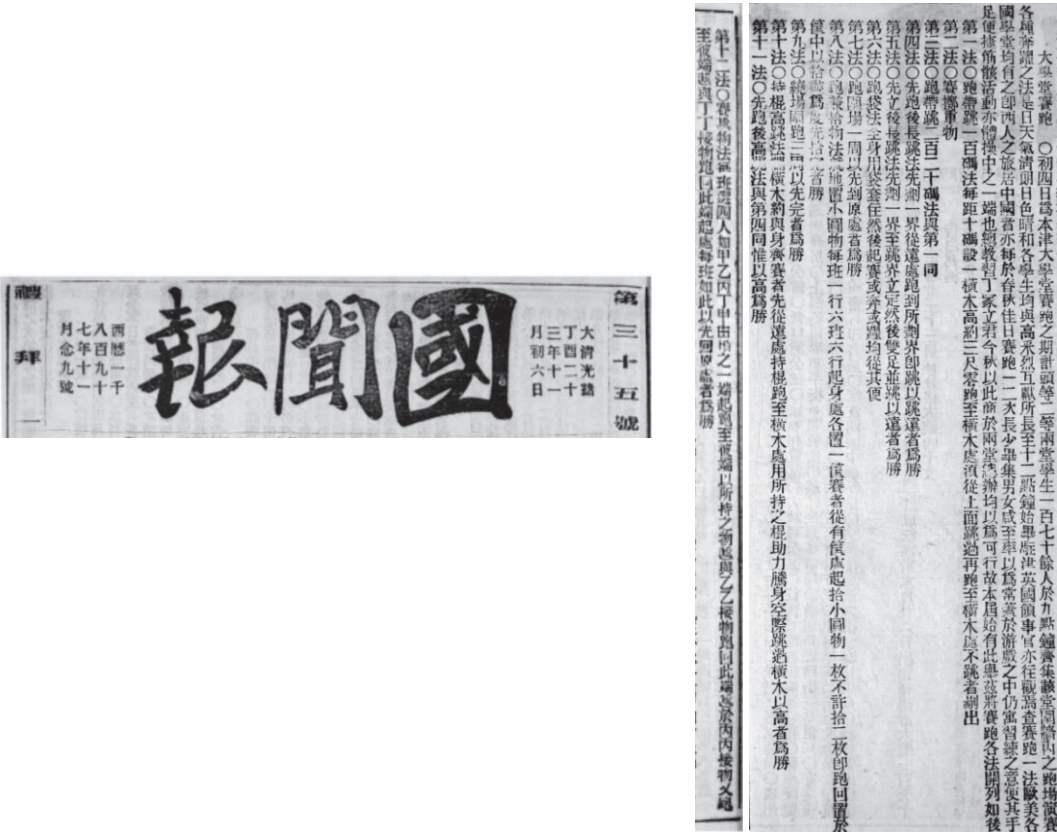


图2 1897年11月29日《国闻报》版头及其中对《大学堂赛跑》的报道

Fig.2 Header of GUO WEN BAO, November 29th 1897; and its coverage of Peiyang University's intramural sports meeting

内体育竞赛高度相关。

除运用中文近代电子史料数据库外,考虑到*The North-China Herald*、*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The Chinese Times*等近代英文报刊不仅传播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与英国的在华政策,还热衷于报道天津、上海、福州等开埠城市的各类消息。由此,本研究还选取了相应英文关键词进行检索,以期找到相关报道与上述中文报道形成互证。1904年12月2日,*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曾以“THE CHINESE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为题,报道了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与中西书院举办的第一次体育竞赛(First Sports Meeting)^[27]。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校刊*The St. John's Echo*中与体育竞赛有关的报道^[28],最终选取了athletic、sports meeting与athletes作为英文检索关键词。遗憾的是,经检索、筛选与阅读,并未发现与北洋大学堂校内体育竞赛相关的报道。

将两则中文报道内容进行比对,目前可确定的是,《萃报》与《国闻报》报道的《大学堂赛跑》是同一所学堂在同一天发生的事情。《萃报》中的“天津大学堂”与《国闻报》中的“本津大学堂”,指的都是北洋大学堂,而此次赛跑的确切比赛时间则是当月“初四日”。此次赛跑比赛吸引了“一百七十余”人参与,并设有“跑带跳一百码”“赛掷重物”“跑带跳二百二十码”“先跑后长跳”“先立后长跳”“跑袋”“跑围场一周”“跑兼拾物”“绕场围跑三周”“持棍高跳”“先跑后高跳”与“赛递物”等12项参赛项目,且附带介绍了各项的比赛及评比办法,即两则报道中内容完全一致的“赛跑各法”。具体而言:

“第一法.跑带跳一百码.法每距十码.设一横木.高约三尺零.跑至横木处须从上面跳过再跑至横木处.不跳者剔出.第二法.赛掷重物.第三法.跑带跳二百二十码.法与第一同.第四法.先跑后长跳.法先划一界.从远处跑到所划界即跳.以跳远者为胜.第五法.先立后长跳.法先划一界.至跳界立定.然后双足并跳.以远者为胜.第六法.跑袋.法全身用袋套住.然后起赛.或奔或跃.均从其便.第七法.跑围场一周.以先到原处者为胜.第八法.跑兼拾物.法就地置小圆物.每班一行.六班六行.起身处各置一筐.赛者从有筐处起.拾小圆物一枚.不许拾二

枚.即跑回置于筐中.以拾尽为度.先拾完者胜.第九法.绕场围跑三周.以先完者为胜.第十法.持棍高跳.法搁横木约与身齐.赛者先从远处持棍.跑至横木处.用所持之棍.助力腾身空际.跳过横木.以高者为胜.第十一法.先跑后高跳.法与第四同.惟以高为胜.第十二法.赛递物.法每班选四人.如甲乙丙丁.甲由场之一端起.跳至彼端.以所持之物递与乙.乙接物跑回此端递于丙.丙接物又跑至彼端递于丁.丁接物跑回此端起处.每班如此以先回原处者为胜.”

至于此次比赛的缘由,《国闻报》的描述更为详尽:“查赛跑一法,欧美各国学堂均有之,即西人之旅居中国者亦每于春秋佳日赛跑一二次,长少毕集,男女咸至,率以为常盖于游戏之中仍寓习练之意,使其手足便捷筋骸活动亦体操中之一端也。总教习丁家立君今秋以此商于两堂总办,均以为可行,故本局始有此举。”可见,当时北洋大学堂的学生已经知晓了体育锻炼对身体的益处,并在总教习丁家立的带动下,效仿在华西人开展的体育竞赛,组织了此次赛跑比赛。从参赛项目及规则办法来看,除“跑袋”“跑兼拾物”与“赛递物”属于游戏性比赛项目外,其余比赛项目均与近现代意义上大学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的田径运动会所设置的项目接近,涵盖了跳跃、投掷、短跑、跨栏、撑杆跳等西式体育项目。质言之,此次赛跑比赛是北洋大学堂将西式体育项目纳入校内体育竞赛的开始。

在明确大学堂赛跑的举办缘由及项目设置后,由于国内绝大多数学者简单地认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对应的是“公历1897年11月26日”,继而亦认定1897年11月26日《萃报》第18期比1897年11月29日《国闻报》提前三天报道《大学堂赛跑》一文。因此,在惯性思维作用下,导致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将1897年11月26日视为北洋大学堂建校后首次校内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间。不过,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还有待考证。

从办刊性质及特点来看,《萃报》是1897年8月由朱强父在上海创办的报刊,属时政类文摘刊物,创刊之初为七日刊,不定期^[29]。《国闻报》是严复等于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创办的刊物,其版面内容包括“上谕”、路透社电报、报馆主笔(严复)的文章、本地新闻、京城新闻、全国各地新闻、外国新闻,“至

于东南各省新闻,东南各报馆言之甚详,本馆一概不述”^[30]。同时,作为维新派重要的宣传平台,该报在1898年12月以前,办刊颇为顺利,且都会在每日的版头写清该日公历与农历的具体时间。

因此,从《萃报》在报道大学堂赛跑时标题后所写的“十一月国闻日报”可知,1897年《萃报》所刊载的《大学堂赛跑》一文其实是摘自当年11月的《国闻报》。同时,为明确1897年《萃报》第18期的确切日期,现将《萃报》创刊号的封面日期(图3)与其创办时的公历日期进行比对后发现,“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八日”代表的是农历日期,所对应的公历日期应该为“1897年8月16日”。基于此,由于当时《萃报》每期封面仅写有一个日期,所以可确定的是《萃报》第18期中“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廿六日”代表的就是农历日期,其对应的公历日期则是“1897年12月19日”。因此,经比对报道时间可知,1897年11月29日的《国闻报》才是《大学堂赛跑》一文的首次刊发时间及出处。

如前所述,“初四日”是北洋大学堂赛跑的确切时间,而从1897年11月29日《国闻报》的版头时间来看,当日为农历的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初六。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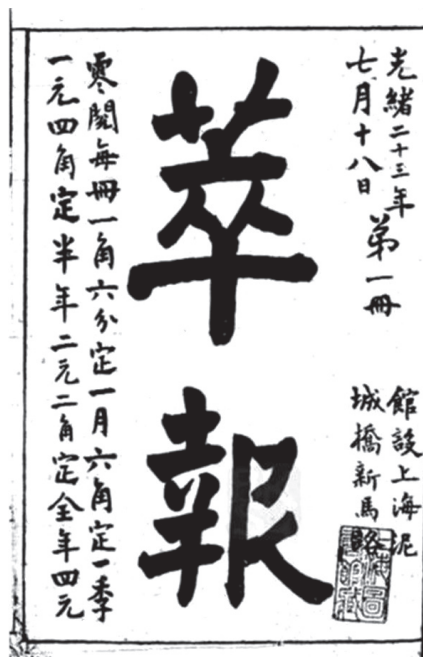


图3 1897年《萃报》第1期封面图

Fig.3 Cover of issues 1 of CUI BAO, 1897

通过推算可知,当月“初四日”其实应是1897年11月27日(图4)。

鉴于此,通过研判现有史料可知,此次大学堂赛跑作为北洋大学堂建成后首次举办的校内体育竞赛,确切的举办时间应为1897年11月27日。



图4 1897年11月27日《国闻报》版头

Fig.4 Header of GUO WEN BAO, November 27th, 1897

3.2 北洋大学堂首次校际体育竞赛的举办

近代伊始,大学逐步成为西式体育在中国普及的主要载体,体育竞赛成为发展西式体育的主要途径。就大学体育竞赛的发生逻辑而言,校内体育竞赛的出现势必会催生校际体育竞赛^[31]。20世纪初,随着教会大学与官办大学校内体育竞赛的开展,这一时期亦成为近代中国大学校际体育竞赛的活跃时期。以华东地区为例,在1904年就出现了以校际体育竞赛为载体的体育组织,即由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中西书院四所大学共同成立的“中华大学体育联合会”(Chin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32]。

延续此前思路,首先选取“学堂”与“赛”作为检索关键词,于全国报刊索引、大成近现代报纸数据库、中国近代报刊数据库等中文近代电子史料数据库中进行检索、筛选与阅读后发现,1899年5月18日《国闻报》的《学堂赛跑》(图5)^[33]一文与1899年5月21日《国闻报》的《纪学堂赛跑》(图5)^[34]一文均与北洋大学堂校际体育竞赛高度相关。

具体而言,《学堂赛跑》中写道:“北洋头二等学堂暨芦汉铁路学堂各学生于本月十一日赛跑并闻有别学堂学生亦愿附入角技想届时中西人士往观者当



图5 1899年5月18日《国闻报》对《学堂赛跑》的报道(左侧)与
1899年5月21日《国闻报》对《纪学堂赛跑》的报道(右侧)

Fig.5 Report of "Xue Tang Sai Pao" by GUO WEN BAO, May 18th, 1899 (pictured left); and the newspaper's documentation of "Ji Xue Tang Sai Pao" on May 21st, 1899 (pictured right)

必不可少。”《纪学堂赛跑》中记述：“昨日为北洋头二等学堂与铁路学堂各班学生赛跑之期是日有水师学堂学生十三人合赛故该堂学生更见精神百倍而观者亦无不兴高采烈今将其跑跳之各法列下 跳跑头等学堂学生胜 跑二百码头等学堂学生胜 跳远英尺十四尺七寸头等学堂学生胜 跳高英尺四尺七寸头等学堂学生胜 退跑头等学堂学生胜 穿袋跑铁路学堂学生胜 口含羹匙顶鸡蛋于匙内跑铁路学堂学生

胜 赛脚车慢头等学堂学生胜 赛加法并行速头等学堂学生胜 四人来去跳头等学堂学生胜 小孩赛一百码跑二等学堂胜。”

从两则报道的内容可见,“北洋头二等学堂”(即北洋大学堂)与“芦汉铁路学堂”定于“本月十一日”举办赛跑比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此前《国闻报》的报道习惯来看,其在报道中所写的日期应该是当年的农历时间。因此,通过查阅当月《国闻报》的版头时间,可确定《学堂赛跑》一文中所讲的“本月十一日”其实对应的是公历1899年5月20日。同时,1899年5月20日(即《纪学堂赛跑》中所讲的“昨日”)还是“北洋头二等学堂”“铁路学堂”与“水师学堂”举行赛跑比赛的日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梳理出此次赛跑比赛举办的大致经过,“北洋头二等学堂”(即北洋大学堂)与“芦汉铁路学堂”定于“本月十一日”举办的赛跑比赛,调动了其他“学堂学生亦愿附入角技”的热情,进而促成了1899年5月20日“北洋头二等学堂”“铁路学堂”与“水师学堂”的联合赛跑比赛。

其中,芦汉铁路学堂是清政府为解决芦汉铁路缺乏技术人才的窘境而成立的学堂,当时亦称为铁路学堂^[35],水师学堂则是指“洋务运动”中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因此,由于芦汉铁路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参与,使得此次体育竞赛演变成了校际体育竞赛。

此外,在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数据库中,选取athletic、sports meeting与athletes作为英文检索关键词,经检索、筛选与阅读后发现,1899年5月1日,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第1656期有篇名为CHINESE ATHLETES的报道^[36],其内容与北洋大学堂校际体育竞赛高度相关(图6)。

1899年5月1日CHINESE ATHLETES一文记载:“The foreign education of Chinese makes steady progress. The students of the Tientsin University are going to hold their first athletic meeting next month and have issued a comprehensive programme on the usual lines-perhaps with an overdue proportion of the comic element (egg-and-spoon, sack, arithmetical races) but this is pardonable. They have done more,



CHINESE ATHLETES.

The foreign education of Chinese makes steady progress. The students of the Tientsin University are going to hold their first athletic meeting next month and have issued a comprehensive programme on the usual lines—perhaps with an over-due proportion of the comic element (egg-and-spoon, sack, arithmetical races) but this is pardonable. They have done more, they have kindly invited the students of the Naval College to come over and join with them. A friendly challenge was sent, and there is every chance that it will be accepted. *E pur si muove.*

图6 1899年5月1日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版头以及 *CHINESE ATHLETES* 的报道
Fig.6 Header of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May 1st, 1899; and a report titled “Chinese Athletes”

they have kindly invited the students of the Naval College to come over and join with them. A friendly challenge was sent, and there is every chance that it will be accepted.” 其文大意是:“Tientsin University 的学生们将于下个月举行他们的第一次运动会,并按惯例发布了一份综合方案——也许还有一些迟来的喜剧元素(比如鸡蛋和勺子、麻袋、算术竞赛相关的比赛)。他们做了很多,并盛情邀请 the Naval College 的学生过来和他们一起比赛。友好的挑战已发送,并且很有可能会被接受。”

当时,北洋大学堂英文译名除 Peiyang University 外,还存有其他别译。1895年9月10日,总教习丁家立在手稿中将 Tientsin University^[37] 用作北洋大学堂的英文校名。此外,在1895年12月7日的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报纸中还曾用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hina^[38]、Pei-yang-ta-hsüeh-t'ang^[38] 与 Tientsin University^[39] 来指称北洋大学堂。基于此,在 *CHINESE ATHLETES* 一文中所提及的 Tientsin University 就是指北洋大学堂。而 the Naval College 则指的是天津水师学堂。

从报道内容看,北洋大学堂将会在“下个月”邀请天津水师学堂举办首次体育竞赛活动(hold their first athletic meeting next month)。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当时该报刊的报道习惯,这则报道内容应该于4月末就已写就,只是5月1日才得以刊发,因此报道中的“下个月”应指的是“1899年5月”。另外,从现有史料看,在1899年之前,北洋大学堂虽然举办过体育竞赛,但从参赛群体来看,都隶属于校内体育竞

赛的范畴,而此次北洋大学堂邀请了天津水师学堂加入此次体育竞赛,使其成为一次校际体育竞赛。因此,*CHINESE ATHLETES* 一文中强调的“首次”,应是指北洋大学堂举办的第一次校际体育竞赛。

此外,通过归纳、对比《纪学堂赛跑》与 *CHINESE ATHLETES* 的报道内容还发现,由于《纪学堂赛跑》中所记载的“口含羹匙顶鸡蛋于匙内跑”“穿袋跑”“赛加法并行速”等比赛项目,与 *CHINESE ATHLETES* 一文中所提及的 egg-and-spoon、sack、arithmetical races 等比赛项目相对应,且参与竞赛的主体都有北洋大学和天津水师学堂。因此,可基本确定1899年5月20日,由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水师学堂共同举办的体育竞赛就是1899年5月1日 *CHINESE ATHLETES* 一文中所提及的那场比赛。

综上所述,在厘清《学堂赛跑》《纪学堂赛跑》与 *CHINESE ATHLETES* 三则报道中体育竞赛的举办时间与参与主体的基础上,1899年5月20日,由“北洋头二等学堂”(即北洋大学堂)联合“铁路学堂”与“水师学堂”组织的联合赛跑比赛,是北洋大学堂建校后举办校际体育竞赛的开始。

4 结论

研究在学界对北洋大学堂体育竞赛开展时间存在争议的前提下,通过对现有史料进行研判,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北洋大学堂于1897年11月27日举行的“天津大学堂赛跑”是其建校后首次举办的校内体育竞赛,也可说是首次学校运动会;于1899年5月

20日,与芦汉铁路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组织的联合赛跑比赛则是其首次举办的校际体育竞赛,亦可说是首次校际运动会。同时,1895年建成的北洋大学堂相较于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而言,其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与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更为接近,因而被高等教育学界视为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的开端。鉴于此,从体育竞赛举办的时间来看,1897年11月27日,由北洋大学堂开展的校内体育竞赛亦可视为近代中国本土大学体育竞赛的开端。

此外,除1899年《纪学堂赛跑》中记载的“赛加法并行速”与CHINESE ATHLETES一文中提及的arithmetical races外,其余由北洋大学堂开展的校内及校际体育竞赛项目的比赛规则大都可以在1897年《大学堂赛跑》一文中找到对应。至于“赛加法并行速”与arithmetical races这类项目的竞技规则可在汪福熙(时任北洋大学堂教员)写给儿子汪采白的信件中找到答案。该信写道:“……又考算学,一题数纸,布置者在东边坐地等候,有数人从西一齐将算题跑过交来,顷刻之间,即已算就,复由原人跑回交卷,先完者为第一,稍次者第二,余不取,此技二人皆本堂得……。”^[40]

通过《汪福熙给汪采白的信》虽可基本理解“赛加法并行速”与arithmetical races的大致比赛形式,却衍生出了与北洋大学堂有关的另一历史问题,即首届近代天津各学堂联合运动会的举办时间。《汪福熙给汪采白的信》作为私人藏品,其全文仅出现在《一段有关北洋大学堂的体育史料——兼及徽州汪福熙家族的体育背景》一文,且该文作者明确说明《汪福熙给汪采白的信》,“详尽地描写了1902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堂举行的全津学校联合运动会的情形”,依此说法,早在1902年就举办过天津各学堂联合运动会。而这一时间的提出又与学界的既有研究产生了分歧。

经梳理当前学界的既有研究发现,其中对于天津各学堂联合运动会的首次举办时间大致有1898年^[15]、1899年^[41]、1902年^[42]与1903年^[43]之说,但上述说法均没有确切的历史史料进行佐证。基于这一问题,本研究在搜罗史料的过程中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考茨家族基督教青年会档案(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中找到了最早与近代天津

各学堂联合运动会有关的线索。该档案中的*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of the Young Ma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China*记载:“It was in this period that the Association began to make experiments in field sports. Annual field meets were organized in Shanghai and Tientsin in 1902. Crude though they were at first, they proved from the outset very popular and became, especially in Tientsin, an effective means of gaining contacts with students in Government schools.”^[44]

通过对这则史料进行解读,其大意是:“正是在这个时期,教会组织开始尝试开展以赛跑为主的户外运动。1902年,教会在上海和天津分别举办了这样的年度户外运动。尽管最初组织得较为粗糙,但运动会却大受欢迎,尤其是天津的参与者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如此一来,该类运动会就成为教会组织与清政府官办学堂学生建立联系的有效途径。”故而,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天津于1902年举办的运动会极有可能是近代天津各学堂联合运动会之滥觞。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初衷并不在于考证首届近代天津各学堂联合运动会举办的具体时间。至于本研究根据现有史料对首届近代天津各学堂联合运动会给出的思考和结论,希冀能在学界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共同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 [1] 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2] 蔡先金.“大学”之名与中国近代大学起源考辨[J].高等教育研究,2017,38(1):73-80.
- [3]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 [4]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19.
- [5] 盛宣怀.奏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N].时务报,1896(8):8-10.
- [6] 何睦.象牙塔与摩登都市:近代天津的大学成长与城市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7] 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百年[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 [8]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9] 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校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
- [10] Charles Daniel Tenney, Plan of Tientsin University[A].天津

- 大学档案馆馆藏.
- [11] Wang, Chengting Thomas, 1882-1961,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 typescript[A]. 耶鲁大学档案馆王正廷档案馆藏, 卷宗号: (Box 2, MS 1247), https://archives.yale.edu/repositories/12/archival_objects/1199305.
- [12] 周西宽. 旧中国运动会史略[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80(1): 7-23.
- [13] 俞宏. 中国近代早期的一次大型运动会——两广学务处校际运动会[J]. 体育文史, 1993(3): 35-36.
- [14] 刘朴. 对中国近代运动会的起源及名称演变的探讨[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6): 135-139.
- [15] 何睦. 北洋大学堂与近代体育[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1): 75-78.
- [16] 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下册)[M]. 北京: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 [17] 体育史教材编写组. 体育史(第二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 [18] 本书编委会. 中国天津体育的起源与发展[M]. 天津: 天津市体育局, 2015.
- [19] 佚名. 远东运动会之参加者[N]. 益世报(北京), 1921(3): 消息(要闻).
- [20] 佚名. 绍兴近事: 赴杭看运动会[N]. 绍兴白话报, 1905/1906(113): 03.
- [21] 古城贞吉. 蒙学会东文书报译例[N]. 蒙学报, 1897(1): 16-17.
- [22] 佚名. 竞赛龙舟[N]. 字林沪报, 1890(4): 消息.
- [23] 佚名. 赛自行车[N]. 万国公报, 1875-04-25(338): 17-18.
- [24] 潜伟. 北洋大学堂在中国近代工程教育史的地位[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1): 19-24.
- [25] 佚名. 中国要务: 直隶: 大学堂赛跑[N]. 萃报, 1897-11-26(18): 11-12.
- [26] 佚名. 大学堂赛跑[N]. 国闻报, 1897-11-29(2).
- [27] 佚名. THE CHINESE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N].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904-12-02: 1243.
- [28] 佚名. Athletic Sports[N]. The St. John's Echo, 1891-07-20.
- [29] 全国报刊索引. 萃报简介[EB/OL]. (2023-12-16) [2023-12-16]. <https://www.cnbkxy.com/literature/literature/9799396820a87cf39d11cdc81ad7a1d0>.
- [30] 近代报纸数据库. 国闻报简介[EB/OL]. (2023-12-16) [2023-12-16]. <http://202.120.82.149/library/publish/default/PaperAll.jsp?paperName=%E5%9B%BD%E9%9>.
- [31] 郭振. 华东地区大学校际足球运动的起源与嬗变(1903-1936)[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 [32] 中国学校体育同盟会典章[A]. 上海市档案馆藏, 卷宗号: Q243-1-796.
- [33] 佚名. 学堂赛跑[N]. 国闻报, 1899-05-18(3).
- [34] 佚名. 纪学堂赛跑[N]. 国闻报, 1899-05-21(3).
- [35] 佚名. 铁路储才[N]. 新闻报, 1897-11-04(2).
- [36] 佚名. CHINESE ATHLETES[N].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99-05-01(1656): 766.
- [37] 本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历史档案珍藏图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天津大学[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5.
- [38] 佚名.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hina[N].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1895-12-07(92): 366.
- [39] 佚名. A Visit to Tientsin University[N].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1895-12-07(92): 367.
- [40] 洪愿. 一段有关北洋大学堂的体育史料——兼及徽州汪福熙家族的体育背景[J]. 体育成人教育学报, 2013, 29(1): 28-30.
- [41] 张学海, 江宇. 王正廷体育思想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6(5): 183-187.
- [42] 崔乐泉. 中国近代体育史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43] 赵天鹭. 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团体在华事业转型探析——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J]. 基督宗教研究, 2018(2): 173-194.
- [44] 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of the Young Ma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China, 1895-1920, 1920, [A]. 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考茨家族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藏, 卷宗号: (Box 1, Folder 6), <https://umedia.lib.umn.edu/item/p16022coll567:101?q=the+first+quarter+century+of+YMCA+in+China>.

作者贡献声明:

毕金泽: 提出论文选题, 设计研究思路, 撰写与修改论文; 孙帅: 收集资料与修改论文; 郭振: 审阅指导论文, 提出修改意见。

(下转第 111 页)

preschool children,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scholars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n physical activity of preschool children. First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10 questionnaires commonly used in the world were condensed by systematic review, and three questionnaires were selected for “case introduction”. Then, a decision-making guide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questionnaires is compiled to provide a methodology for scholars to select tools. Finally, the insights of physical activity assessment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re proposed.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advantage of a proxy-reported questionnaire for preschool children is significant, considering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of physical activit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scholars can continue to expan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lassical tools, build measurement tools based on children in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continue to explore new methods of measuring physical activity.

Key words: preschool children; physical activity; measurement tool; proxy report; static behavior

(上接第 91 页)

First Sports Meetings at Peiyang University

BI Jinze^{1,2}, SUN Shuai^{1,2}, GUO Zhen²

(1.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Division of Sports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Peiyang University mark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t is also one of the first government-run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sporting events in modern times. However, there is disagreement on when Peiyang University held its first intramural and first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game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and keyword searc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modern history databas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modern-time sports competitions at Peiyang University, and confirms the exact time of its first intramural and intercollegiate sporting event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Peiyang University held its first intramural sports meeting on November 27th, 1897. The competition included 12 sports and a total of more than 170 participants. The university held its first intercollegiate event on May 20th, 1899, where the teams from Peiyang University, Luhan Railway College and Tientsin Naval College competed in 11 sports. Considering Peiyang's historical role and the actual dates of these games, the first intramural meeting held at Peiyang University on November 27th, 1897 can be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China's university sports competitions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Peiyang University; school sports meeting; sports competitions;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loc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modern Chinese sports history